



渭南文集

九



人青陽氏并研人
之夫子以幼子
夫人歸漢氏
夫人則歸漢氏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三

山陰陸游務觀

墓誌銘

青陽夫人墓誌銘

有宋蜀人天池先生譚公諱篆字拂雲之夫人青陽氏井研人大父知歸州事泰實生五丈夫子以幼子古繼其第春是爲夫人之考夫人歸譚氏不及事舅獨事君姑太安人太安人則歸州之女子子於夫人爲姑夫人夙

夜婦道不以親故少懈天池與其考隆山先生諱望字勉翁皆以文章名一代取友皆天下士亦繼以進士起家然得年皆不盈五十志遠年局未嘗問家人產業方天池歿時一子曰季壬甫生十年煢然獨立而天池亦無兄弟譚氏不絕如綫太安人傳家事已久夫人幼讀書了大義於是行其所知自處儉薄而不以貧憂其姑躬履艱難而不以事累其子外父母家而一意立譚氏門尹太安人饒

服非其手調毫縫紉不以進親客至夫人視庖厨刀匕惟謹及即席則立侍姑側終日不休酒殺潔豐果蔬芳甘奉盥授悅肅祗無譁客歸皆太息祝其女婦願庶幾夫人萬一而夫人歉然常愧力不足也斥賣簪襦遣季壬就學夜課以書必漏下三十刻乃止間則爲道隆山天池言行以磨礪之及季壬稍長與人交則誨之曰某可師某可友某當絕勿與通故季壬名其堂曰願學室曰勝己私皆夫

人所以訓也夫人享家廟如養姑之孝字孤
嫠如愛子之恩蓋其節行法度士君子莫能
加焉季壬舉進士拔解太安人尚無恙夫人
不自喜而爲太安人喜及擢第拜廟夫人猶
涕泣曰先姑不及見矣觀者皆感動惻愴後
以德壽宮慶壽恩得封亦以是不敢樂也初
季壬解褐爲崇慶府府學教授凡四年徙成
都府吏部以僞寓格不下執政爲奏復還崇
慶以便養命至而夫人棄其孤矣初命教成

都今樞密使周公貳大政知予與季壬友以
書來告曰石室得人矣季壬有學行爲諸公
大人所知蓋如此以故士皆慕與之交而夫
人墓道之碣乃萬里來屬予於山陰鏡湖上
義不可辭夫人諱字及年與其他在法當書
者皆已見內誌懼於再告故獨述其大節而
已自周以降禮教日衰爲女子者不聞姆師
之訓圖史之戒閭巷尼媪交煽其間非天資
淑柔則悖驚囂昏貪黷悍驕不復知供養祭

祀爲婦職者固其所也夫人奮乎千載之下
獨不移於俗矯矯自立如此於厚賢哉予與
季壬實兄弟如也故述孝子之意以作銘其
辭曰

淳熙十祀冬十月丙申孤季壬奉先夫
人之柩柩于天池先生之藏平生相倚
爲命兮未嘗輕去吾親之傍日將夕而
未返則倚門其皇皇今也山空無人凜
乎欲霜鳥獸紛其號鳴木葉實兮草黃

吾親不見其孤兮悲生死之茫茫兒不
能奉養於泉塗兮肝心裂而涕滂茹哀
忍死兮庶其顯揚維友予銘兮後百世
而彌芳

陸孺人墓誌銘

孺人山陰陸氏曾大父某國子博士贈太尉
大父某承奉郎考某迪功郎明州司法參軍
母同郡齊氏孺人年若干嫁爲承議郎知梧
州高郵桑公莊之妻端靖淑柔讀書略知大

義自其在父母家已得孝名見治絲泉輒趨
與共事法曹與齊夫人皆異之建炎間法曹
避兵天台而承議適攝縣主簿事故時兩家
已繼為婚姻情好甚篤因以孺人歸焉承議
既罷主簿以亂故不克北歸因寓近縣山中
凡四十年間雖出仕歲滿輒歸居山之日多
於在官衣食嘗不足孺人處之超然自幼奉
佛法戒擊鮮終身不犯嘗舟行汴汴遇老桑
門丐錢孺人亟施之且問曰師何許人老如

此尚行乞耶對曰居天台兄弟十八人我獨
好遠遊故抵此汝與我有宿契他日當為鄰
及是寓居適近石橋一日登應真閣修茶供
至第三尊者驚歎曰此吾汴舟所見也承議
嘗為西安令有娠婦以事繫獄念釋之未果
孺人夢白衣人告曰囚且字子矣旦以告承
議呼乳醫脈之而信即脫械予假使歸果以
是夕產孺人事佛之驗至如此然奉家廟盡
孝盡敬朝夕定省如事生凡祭祀烹飪滌濯

皆親之至累夕不寐承議平生所與遊多知名士每客至輒信宿留孺人執刀匕白首無倦色曰此婦職也近世閨門之教略安以學佛自名則於祭祀賓客之事皆置不顧惟私財賄以徇其好曰吾徼福于佛也於辱娶婦所以承先祖主中饋顧乃使之徼佛福而止耶安得以孺人之事告之承議有兄之子婁士人陳汝翼貧無以生孺人力贊承議挈之歸同爨十五平使其子與己子俱就學遂中

名第而孺人諸子皆好修世昌從諸公問學不以貧奪其志人以爲積善之報孺人得年七十有四以淳熙十二年正月己丑卒丈夫子三人長之瑞早卒次則世昌次世茂女子子四人徐廷煥顧淵陳寬吳植其甥也明年某月甲子塋于天台之太平鄉村塋祔承議之墓世昌寔來請銘孺人於予爲從祖姊其敢辭銘曰

廟祭賓享維婦之職嫚驚很驕蠹我

壹則孰如孺人耆老益恭名山崇崇
闕此幽宮

浙東安撫司參議陸公墓誌銘

紹興初詔修元祐故事命大臣近侍以十科
舉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孫公近首舉右
迪功郎陸靜之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方詔
之下也孫公一時辭宗主盟翰墨自三館諸
儒與進士高第願得一言者袂相屬也公年
財二十餘以門蔭入官初未爲人知而孫公

獨歎譽稱薦之一旦出千百人右於是中朝
名勝士莫不知陸伯山慕與之交而公仲弟
升之仲高亦以文章有名號二陸仲高遂登
進士丙科公業春秋及賦再試禮部乃輒斥
因不復踐名場而一意欲以才略致通顯然
愈不偶以老豈非命耶公會稽山陰人曾大
父珪國子博士贈太尉大父必中大夫考長
民左朝請大夫尚書右司員外郎兩世皆贈
金紫光祿大夫公以父任補將仕郎調信州

上饒縣台州天台縣主簿皆不赴監潭州南
嶽廟徙措置戶部贍軍酒庫所幹辦公事又
不赴徙江南東路轉運司淮南西路轉運司
幹辦公事知台州寧海縣部使者挾私憾中
公以法鍛鍊累月無所得然猶坐微文衝替
起知臨安府臨安縣主管台州崇道觀通判
隆興府建康府資當守郡會得重聽疾不能
奉臨遣乃爲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官至朝
散大夫服三品淳熙十四年六月癸酉卒享

年七十七娶季氏先公二十年卒贈宜人于
二人子墨前台州寧海縣主簿子埜當以公
納祿恩補官女子二人長適承議郎新權知
台州軍州事司馬僖次適從政郎趙善价孫
男三人立達立言立柔孫女五人長適鄉貢
進士石正大餘尚幼子墨子埜將以九月丙
午塋公于會稽縣上臯尚書塢以季宜人拊
實來請銘公平生不大試於事故可傳載者
少然在寧海有嫗訴子不孝二十條公遽呼

江表集卷之三
一
嫗問之慚不能置一辭逮問爲書者則嫗之
女壻實爲之案驗辭服一邑驚以爲神佐建
康會久旱力請於府爲火備已而火屢作皆
以有備不爲災士民至今誦之晚既久不仕
日誦左氏傳史記前漢書率盡兩卷不以寒
暑疾恙少廢有疑義客至輒講之前五年忽
作治命百餘言戒家人勿用浮屠法及厚塋
比終無大疾疾已亟猶起坐堂上觀書如平
生徐闔書危坐遂逝於庫亦奇矣銘曰

士患不材材患莫知既或之知又弗
克施在昔所歎天嗇其壽耄耄不試
將孰歸其咎

山陰陸氏女女墓銘

淳熙丙午秋七月予來牧新定八月丁酉得
一女名閨娘又更名定娘予以其在諸兒中
最釋愛憐之謂之女女而不名姿狀瓌異凝
重不妄啼笑與常兒絕異明年七月生兩齒
矣得疾以八月丙子卒敢于城東北澄谿院

九月壬寅即塋北岡土其始卒也予痛甚灑
淚棺衾間曰以是送吾女聞者皆慟哭女女
所生母楊氏蜀郡華陽人銘曰

荒山窮谷霜露方墜被荆榛兮於厖
吾女孤冢巋然四無隣兮生未出房
與死棄于此吾其不仁兮

傳正議墓誌銘

公諱某字凝遠其先爲北地清河著姓後徙
光州爲固始人唐廣明之亂光人相保聚南

徙閩中今多爲大家而傳氏之祖曰府君實
與其夫人林氏始居泉州晉江縣生五子長
子卒謀葬有異人告以塋聖姑山之右而徙
其居仙遊羅山之麓林夫人有高識悉用其
言宋興仙遊隸興化軍而傳氏鉅公顯人
始繼出矣若夫德修于家教行于鄉而身不
及用者亦在其子孫如公是也公之大父程
父嵩以累舉進士推恩閉門教子不肯仕累
贈奉直大夫公奉直第二子幼有美質讀書

日數千言學爲文輒驚其長老崇寧中南年
十八入太學聲名籍甚試中高等然猶幾二
十年乃以上舍登第調滄州無棣縣主簿會
女真陷全燕棄虛南下兩河皆震吏士相顧
無人色或委官去郡檄公餉軍公南方書生
平生不習金鼓初咸意公難之而公得檄即
行不暇秣馬冒兵往來軍賴以無乏虜出塞
會公亦遭奉直憂始南歸終喪得南劍州順
昌縣尉時所在盜起縣民亦相挺爲亂公素

得士心徐設方略窮其窟穴未幾悉平部使
者欲言之朝公辭而出弓手有謀叛者語其
徒曰柰累傅公何比公罷去盜遂作殺掠暴
甚邑人以不留公爲悔調泉州安溪縣丞改
宣教郎猶安其官不求徙者自吏部擬注來
代者始徙南安縣丞其恬於仕進如此南安
大饑民棄子者相屬公請于州出常平錢米
設安養院於延福僧舍乳湏糜粥湯液皆不
失其宜明年歲豐悉訪其所親歸之曩時縣

家法不幸與沟凌皆早世常平以材望擢使
一道而龍圖嘗位列卿實中朝宿德皆且柄
用矣士大夫以爲公積行累功之報四女長
適進士林維次適龍溪縣尉陳希錫次適進
士林若思次適進士林若公初龍圖使浙東
實治會稽而某爲郡人始從龍圖遊獲觀公
文章豪邁絕人而其詩尤工龍圖又爲某言
公當官至廉爲縣時有小吏持官燭入中閭
公顧見立遣出仕官三十年先疇無一壘之

增老猶力學不厭行其所知未嘗以窮達累
心飢者輟食濟之病者治藥療之所居之傍
有路達泉州而林谷阻險者四十餘里行旅
告病公率親黨塹山伐石易爲夷途人至今
誦焉疾革猶戒諸子曰吾平生無愧俯仰歿
後汝曹居官主清活家主嚴奉先主敬收族
主恩造次顛沛必主忠信能用吾言雖貧賤
猶爲有德君子不然獵取光顯奚爲哉語終
遂瞑方龍圖言此時固已屬某以發揚潛德

會徙節浙西後逾年乃以狀來請銘銘曰
築野肖夢相武丁死不泯亡騎列星
後世繼起三千齡義冠相望立漢廷
公入太學奮由經躋蹕晚乃駕簪簪
抱才不試歸泉扃二妙山立尚典刑
公雖埋玉有餘馨印綬三品告諸冥
馬鬣之封栢青青洛爾雲來視斯銘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三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四

山陰陸游務觀

墓誌銘

尚書王公墓誌銘

實謨閣直學士正議大夫致仕贈銀青光祿
大夫王公既葬之二年孫宿來請于公之里
人陸某願次公出處請謚于有司某辭不獲
既以狀授其學宿復來泣且言曰古之墓以
碑封因識于碑則碑固在墓外後世墜塋識

于隧中非古也吳會稽之塋弗隧則雖已塋
刻石墓旁實爲近古惟丈人予之銘其辭以
既嘗狀公之行願更求名卿巨人以信後世
宿復泣言近世固有旣爲狀而復爲之碑者
丈人何獨謂謙某用是不果固辭惟公諱佐
字宣子會稽山陰人曾大父諱仁大父諱忠
世有隱德考諱俊彥以進士起家經行尊顯
爲時醇儒仕至左宣義郎太平州州學教授
贈至特進兩娶同郡葉氏追贈同安永寧郡

夫人同安實生公幼而穎異不羣七歲特進
爲講孟子即能復講不遺一言退無矜色特
進歎曰吾家積善百年當有興者是子其當
之乎十八補太學生二十有一以南省高選
奉廷對爲第一方唱名時趨拜進止詳華中
度 高宗皇帝喜動玉色授承事郎簽書平
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未赴召爲祕書省校
書郎時秦丞相檜專政其子熺以前執政提
舉祕書省館中或趨附以爲捷徑公獨簡默

嚴重未嘗妄交一語嘗語同舍曰唐三館故事丞相與赤縣尉均爲學士安得妄自屈哉煊聞不能平嗾言者論去之逾年請祠祿爲主管台州崇道觀丁特進憂服除會秦丞相死煊亦斥逐起家拜祕書郎兼玉牒所檢討官遷尚書吏部員外郎右司郎闕以公兼領秦丞相夫人王氏陳乞舊所得恩數之未用者自稱冲真先生公持曰執政曰婦人安得此名向者誤恩有司不能執爲失職今當追

正然王氏封兩國夫人蓋祖宗以寵親王之配及外家尊屬者何可輒引以階僭紊當併奪之執政不能聽但寢其請而已後王氏死卒奪先生號識者猶恨不盡用公初議同安夫人墓在山陰爲盜所發公即日不待命奔赴至墓一日獲盜公與母弟左司公公袞欲手殺之親戚爲言此在法固當死不患讎恥不雪乃告於有司公既歛葬猶不忍去墓所朝夕趣還不得已造朝逾月獄成盜不

死左司公慎切手戮盜挈其首詣郡自繫待
罪公廼乞盡納官以贖弟罪 詔給舍議給
事中楊公椿等共議曰春秋之義義復讎公
衮無罪佐納官之請可勿許 詔曰給舍議
是於是趣公就職如初紹興二十九年二月
拜起居郎遇事直前獻納多所裨益未兩月
以臺評罷然言者詆公甚峻至請投竄而上
終保全之命守外郡遂知永州公自初仕即
在館閣未嘗一日歷州縣到郡每決事吏皆

抱牘立數步外不呼不敢輒進公親與民語
有冤者得盡其言誕謾者一再詰皆詞窮折
服自謂當受罰公廼延見諸生勞問耆年凡
可美民俗勵士節者舉之無遺又言求之士
衆於道州而解名財及道四之一願詔有司
稍均之庶無失士徙知吉州廬陵號江西劇
郡人疑公且困於事不得復間暇公至爲政
如零陵時不知有間劇之異而事亦頓省治
聲聞于行在 詔直寶文閣逾年徙知明州

仍命入奏而張丞相浚力薦公及王侍郎十朋張舍人孝祥以爲可大用既對 壽皇聖帝諭以且有親擢既退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權戶部侍郎公力辭且言臣昨面奏乃者戶部以江東歲歉有江西和糴之令臣在江西實見一路決不能獨出百五十萬石而關子茶藥乳香之屬既不能售必至抑配其爲民病且甚於江東之饑今臣若不自揆貪榮冒受而實未有以爲策他日固不

敢逃譴然民力國計將何以支願復補外或止供檢正職事 詔不允仍兼侍講湯丞相

思退以首相領江淮都督請公參其軍謀公爲湯公言虜方議和而以兵入吾境此非其酋本指蓋用事者幸一勝以遂所求當選驍將精卒乘其驕惰急擊之彼以敗聞則用事者且得罪吾可從容制之矣會湯公去位公亦罷參謀方是時疆場未靖調兵遣戍用度日窘且諸路歲頗不登公從容應變窒漏察

欺事無不集而民間泰然如無事時會永寧
夫人卧疾暇求奉祠改權吏部侍郎請不已
乃復以直寶文閣知宣州徙知建康府行宮
留守建康自車駕行幸建爲別都居守多執
政及侍從久次者惟公以威望被親擢中外
皆知 上任屬之意妖人朱端明崔先生挾
左道與軍中不逞輩謀不軌且久及公至相
與謀曰是不可欺少緩必敗不如先事發乃
共約以春大閱日起事雖極詭秘而公已盡

得其陰謀一日坐帳中決事命捕爲首者至
前略詰數語即責短狀判斷之而流其徒數
人於嶺外餘置不問僚屬方候見於客次無
一人知者見公擲筆乃異之而妖人已誅矣
公方閱案牘治他事如平時良久延見賓僚
乃退無一豪異於常日又徙知平江隆興二
府未赴會知上元縣李允升坐賄前事未作
已丐尋醫去而讒者謂公縱有罪坐削官居
建昌軍讒者去 上察守臣連坐未有公比

且數思其才復官主管台州崇道觀俄超知
饒州又復直寶文閣知揚州入對勞問甚渥
留爲宗正少卿兼權戶部侍郎上祀南郊命
公王輅執綏允所顧問占對瞻敏上甚悅有
褒嘉語於是疾公者益衆史侍郎正志爲發
運使坐奏課不實謫有欲爲史分謗者乃併
罷公而發運司事公始末未嘗與且嘗論其
徒擾無補至是乃併得罪逾年主管台州崇
道觀起爲福建路轉運判官徙知潭州連進

祕閣修撰集英殿修撰淳熙六年正月郴州
宜章縣民陳峒竊發俄破道州之江華桂陽
軍之藍山臨武連州之陽山縣旬日有衆數
千郴道連永桂陽軍皆警公奏乞荆鄂精兵
三千未報公度不可待而見將校無可用者
流人馮湛適在州公召與語曰君能有功不
特雪前罪且遂爲朝廷用北鄉恢復自此
始矣湛請行公曰請行易耳今當不俟奏報
以兵相付既受此命即以群盜授首爲期一

有弗任軍法非某敢貸也遂檄湛帶元管權
湖南路兵馬鈐轄統制軍馬即日令湛自選
潭州廂禁軍及忠義寨凡八百人即教場誓
師遣行仍命凡兵之分屯諸州縣者皆聽湛
調發違慢皆立誅又出軍令牌付湛軍士所
過秋豪擾民及臨敵不用命或既勝而攘賊
金帛使得竄逸者皆必行軍法上奏以擅遣
湛待罪且請亟發荆鄂軍又私念湛有善戰
名賊必遜入廣南思得勁兵遏其衝而廣南

非所部未有以爲計會受命節制討賊軍馬
而前一日又奉 詔會合諸路兵乃合二命
爲一稱節制會合諸路兵馬檄廣南摧鋒軍
兵官黃進張喜分屯要害賊知湛至而廣南
守備已嚴乃驅載所掠輜重由間道歸宜章
轉運司聞之即移諸州以爲賊已窮蹙自守
巢穴毋以備禦妨農公得報曰是不獨害捕
寇且必惑 朝廷乃檄轉運司及諸州以爲
賊未嘗敗何謂窮蹙其巢穴旁接三路七郡

林菁深阻出入莫測何謂自守復奏言遣馮
湛之後事方有緒若遽馳備賊必更猖獗愚
民且有附和而起者非細事也因堅乞前所
請荆鄂軍從之已而果聞賊方作箭鏃甚盛
遣人溪峒買毒藥之可為藥箭者公赫然以
蕩滅為期且奏向者連州受賊首李晞降賞
犒備足未幾復亡去為賊今陳峒之次首領
是也以此知不一意討捕容其不死湖廣之
憂未艾俟誅賊首而貸脅從未為晚也樞密

院猶謂當先招降上獨是公策命公躬至軍
前節制公即日戒行師徒不譁耕隴市肆之
人莫有知者既至宜章命湛以四月二十三
日移屯何卑山湛請進兵日不答惟給以合
符曰符至即行耳二十九日夜半始發兵符
命湛及鄂州軍統領夏俊五月朔日詰旦分
五路進兵賊初詐降實欲繕治寨柵阻險以
抗官軍公得其情督兵甚峻及馳入隘口賊
果立寨柵未及成聞官軍至狼狽出戰既敗

又退失所憑乃皆潰走是日奪空岡寨駐兵
十二渡賊之起也假唐源淫祠以誑其下日
殺所虜一人祭神至走斬像焚其祠湛遂誅
陳峒函首來獻已而李晞以下誅獲無遺宥
其脅從發倉粟振貸安輯之案功行賞悉如
初令且上其事于 朝振旅而還詔以公忠
勞備者起拜顯謨閣待制湛亦由此復進用
俄徙公知揚州平江遂知臨安府公力辭曰
人各有能有不能天府臣所不能爲也方

祖 宗時用人莫重於三司開封高選賢傑
號將相之儲豪右憚其威望莫不歛避故得
人爲多巡幸以來用人益輕惟能媚奉權貴
則爲稱職公襲非一日矣若使方拙自守者
爲之猶推舟於陸決不可行縱臣欲降心下
氣周旋其間賦性既定如燥濕之不可移終
有不能自抑者徒速顛隳而已奏三上不得
請遂就職入對 上褒勉甚寵特賜金帶進
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進權工部尚書而尹

京猶如故兼侍講久之進侍讀遂權戶部尚書知淳熙十一年貢舉公尹京逾三年又兼版曹故時以冗劇日夜不得休公處之超然閒暇事皆立辦貴臣權家斂手不敢干以私民間利病無巨細罷行之或可施於四方者則疏其事以聞多見施行歲饑畿內小民或以農器蠶具抵粟於大家苟紓目前明年皆有失業之憂公乃出令斷自東作之日先以還之俟蠶麥訖事而歸其子本大家不遵令

小民負約不以時償皆坐罪令下農家相慶識者以爲與呂文靖公建請不稅農器事相埒他日且爲名相上亦自器異之嘗因夜直召對出御書三都賦序以賜蓋倚以拓定中原之事會長子病卒公力乞奉祠上察其不可留命以寶文閣直學士出守公復力申前請得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歸執事寧夫人喪服除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觀鳳翔府上清太平宮紹熙元年八月自製墳記

又為治命允沐浴歛葬之節莫不備具時公
方康強無疾人或怪之二年二月十一日晨
起猶讀書理家事如平時俄暴感風眩遂卒
享年六十有六寄祿官自承事郎積遷至正
奉大夫封自山陰縣開國男至開國伯食邑
自三百戶至九百戶致仕進正議大夫遺表
上贈銀青光祿大夫以卒之歲十一月四日
葬于山陰縣天樂鄉竺里峰之源公娶同郡
高氏早卒繼室括蒼李氏亦先公若干年卒

皆追封碩人子男二人履常承奉郎監淮西
總領所建康府西酒庫克常承奉郎知台州
天台縣丞皆前卒女四人長適溫州平陽縣
主簿梁叔括叔括卒再適提舉湖北路常平
茶鹽張孝曾次適通判建康府曾槩今存者
惟適曾氏女而槩卒矣孫男二人宿承務郎
某某官孫女二人尚幼公以英傑邁往之資
自學校科舉時已卓然出千萬人上仕雖至
侍從所施設曾未究一二間居九年憂患或

出意表而公所養愈剛大不爲事變之所折
困人莫窺其涯一日嘗語某曰里中或謂僕
以誅殺衆故多難不知僕爲人除害也湖湘
鄉者盜相踵今遂掃迹者二十年綿地數州
深山窮谷之氓得以滋息而僕以一身當旤
譴萬萬無悔於辱公可謂知命者銘曰

維宋中興 三聖相承公聽並觀以
出賢能公奮于幽有德有勲知我者
天用我者君蹈義秉節迄至耆艾山

立在庭以道進退大夏方建拱把毓
材豈茲棟梁萬牛莫回生或忌之亦
歎其死我銘弗誣用誌太史

楊夫人墓誌銘

鄆爲東方大邦 宋興以來多名公卿雖擯
不仕及仕而不顯者如穆參軍脩士兵部建
中學易劉先生跂皆既死而言立化行於家
至今學者尊焉建炎南渡人物浸衰矣而山
堂輩先生諱庭芝經爲人師行爲世範德義

之化自家人始凜然克配前數公先生之仲
子處七諱灋之夫人曰武義楊氏年二十有
一而嫁二十有三而字二十有六而寡寡四
十有三年年六十有八而卒卒一年而葬望
處士之墓實紹熙五年十一月丙申也夫人
自爲鞏氏婦事山堂及君姑錢夫人一步趨
一話言悉皆鞏氏家法耳目濡染又皆天下
長者事故行成德進山堂以爲稱吾家婦宗
黨姻戚隣里皆取法焉處士先山堂不祿當

是時夫人尚盛年也遂誓不再行二子伯好
學步踉蹌不踰闔仲尚襁褓及能言夫人皆
親授以孝經論語毛詩國風爲之講聲形正
章句具有師法二子未從外塾而於幼學之
事各已通貫精習卓然爲奇童矣其後子益
長夫人身任家事不以荒其子之業故皆舉
進士中其科然夫人不喜子之得祿所以教
而進之者父師莫加焉於序非是母固不能
成其子非鞏氏家法亦不能成是婦也予少

時猶及見趙魏秦晉齊魯士大夫之渡江者
家法多可觀雖流離九死中長幼遜悌內外
嚴正肅如也距今未五十年散處四方寔不
能如故時久而不變如鞏氏者蓋鮮矣夫人
曾大父瓊大父彬父伸卿皆不仕子曰豐從
事郎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嶸奉
議郎知徽州歙縣事孫復亨慈孫陽孫耦孫
孫女七皆處豐來請銘銘曰

鞏氏之先化行閨門我觀夫人典則

具存夫人之賢實應圖史有如不信
視其二子東有茂楨處士所藏雖不
克祔鬱乎相望

陸郎中墓誌銘

公諱沅字子元會稽山陰人 曾大父珪國
子博士贈太尉 大父佃中大夫尚書左丞
贈太師楚國公 考實右中散大夫贈少師
公於某爲從父兄 某蓋少公十五歲方爲童
子時公已學成行者以兩浙轉運司進士試

禮部不中試博學宏詞又不中乃以世賞試吏部再爲第一人所與交多時知名士每見其必諄諄道其所與共學日夜磨礪浸灌以希古人者曰時然進之時然莊氏名華早死不顯而進之則故相湯岐公也及岐公以文章事業相高皇帝公猶沉浮州縣久之乃得監行在都進奏院監尚書六部門岐公每見必留公道往昔相從講習時事抵掌笑語公輒俛首踧踖自引去岐公亦歎息以爲

不可親踈後輩躡進至大官者相望公頗處百僚底自若也岐公免相門下士多牽聯以罪斥未去者亦不自安公獨澹然如平時人亦莫指議者初少師自山陰徙四明已數十年婚姻皆在焉蓋四明人也會史魏公入爲參知政事爲右丞相與公實姻家少相從魏公亦器待公而公未嘗數謁見朝士亦莫知其相國親且厚也監門歲滿遷太府寺丞權尚書戶部郎久次當爲真矣而公亟求歸養

得提舉兩浙市舶權知舒州提舉福建市舶
遭日益國夫人憂以歸初通判泉州者嘗有
所請以法拒之公去而提點刑獄兼權舶司
事通判者因誅提點刑獄以危法中公公平
日以恭謹聞又方以舉職被賞遷一官朝論
右之公雖得罪猶傳輕比於是公殿門絕交
遊誦佛書以夜繼日多至萬卷不復言再仕
亦絕口不及仇家對客清談而已自束髮至
老無一日廢書尤長於詩閑澹有理致在場

屋時以賦稱老猶自喜子孫及族黨從之講
貫皆有師法公爲人夷雅曠遠與人言惟恐
傷之然遇事必力行所知無所撓屈嘗爲丹
徒丞朝廷用言者遣使籍江上沙田立稅額
使指甚厲吏莫敢違亦或從而張虛數以爲
功使者至郡聞人人稱公詳練乃檄與偕往
公旣極論其不可又爲詩陳民情詩流傳至
朝廷遂止不行沙人礮石刻其詩今猶可考
其使福建也有中貴人所親皇甫甲者輒諷

公以珍貨別進公正色拒之戒典客者他日
謁至勿復通其不阿類如此公在自修職郎
至朝奉大夫而廢二十三年以紹熙五年四
月六日卒享年八十有五娶盧氏封宜人先
公十二年卒享年亦八十有五子曰梓通
直郎知寧國府宣城縣先公十二年卒曰格
舉進士曰之瑞國學免解進士曰橈曰櫜曰
之祥皆舉進士一女適文林郎監淮東總領
所糴場樓鈞六孫曰炳曰煥曰炎曰熺曰燮

曰熨四孫女諸孤以慶元元年九月二十五
日遵治命返葬于會稽逆塢望少師墓百步
且來屬某爲銘銘曰

仕蹟於時年登耄期孰奪孰與理莫
可推銘識于幽孰知我悲

知興化軍趙公墓誌銘

慶元二年八月辛亥朝請郎新知興化軍事
趙公以疾卒于第越十月庚午塋于會稽會
稽五雲鄉湯家畝之原明年九月乙卯諸孤

案夫等墨其哀見予於郡西南澤中泣且言
曰先君之塋將請銘于執事以大事之日迫
方伏苦塊間不能自通今幸踰年未即死敢
以承事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莫
君子純之狀來告惟公幸許之某等即死無
憾予以老疾辭請益牢維公文學治行皆應
銘法而案夫實娶予從孫女與其弟同時中
進士科爲鄉里后來之秀乃卒與銘謹按公
諱彥真一名彥能以淳熙新制改今名胄出

宣祖昭武皇帝之後曾大父諱叔澹贈武康
軍節度使泮川郡公大父諱資之武經大夫
浙東路兵馬鈐轄贈右司諫大夫考諱公懋
左朝請大夫知臨江軍贈太中大夫公少純
篤從故侍御史王公十朋學王公嘗得中書
舍人張公孝祥書不欺室榜持以遺公所以
期公者甚遠公益自奮雖舉進士蓋不止爲
科舉而已然同時爲進士亦皆推之遂中其
科調撫州祿事參軍以太中公喪解官歸除



喪起爲信州弋陽縣丞終更調建寧府觀察
推官薦者如格改宣教郎知寧國府宣城縣
未赴以內艱罷除喪知平江府吳縣通判表
州知興化軍 朝廷知公者寔多謂且用矣
而得郡未及赴遽至大故公之將赴撫州祿
事參軍也太中公戒之曰汝任治獄人死生
所繫也可不勉乎公再拜受教既就職束吏
甚嚴視囚之寒暑飢渴慘然不啻在己囚以
故皆輸其情曰不忍欺吾父也會部使者以

事付獄有寃狀而使者方怒風指甚厲人皆
謂乖其意且得譴吏尤皇恐即欲搖掠成之
公叱吏去具列其寃使者爲屈因欲薦公公
亦終不就也太中聞之太息曰吾有子矣及
在建寧幕南劍州將樂沙縣諸寨軍食不時
給群卒空壘來訴于轉運司趙公公碩謝公
師稷爲使乃檄公行公馳至沙縣與其令調
財得三千緡明日召卒于庭閱籍自下給之
軍吏及卒長皆不得一搖手衆乃大服比至

將樂給之如沙縣亦皆大服於是議者謂公所試者小然猶能表表如此他日功名事業詎可測哉郡守鄭公伯熊知公最深有疾不以郡事屬其貳而言於使者請檄公攝守疾革獨延公至卧內屬以草乞致仕奏其知之如此高宗皇帝永思陵攢宮事興公適爲吳縣轉運司調取洞庭青石期會迫不可遽辨公即日涉湖至其地召石工泣諭之曰先皇帝櫛風沐雨惡衣菲食爲天下攘強虜除

大盜輕賦薄役汝曹數十年安居樂業亦知所自乎今官取此石欲何用而汝曹尚可顧望不竭力哉於是民趣役不待督責先期告畢使者欲上其勞於朝公力辭曰此臣子職也袁州積彫弊公佐其守窮利病根源一切罷行之郡爲一振民困於坊場官弊於護運皆久不能革公奮曰小民知目前之利不知後日之害一陷於坊場則富者貧貧者大壤非死徙不得免乃取尤者白守請于戶部蠲

除之挺繫收檄一旦幾空郡人驩呼以爲昔所未有護運異時多以所遣官非其人故多靈害公一切精擇才吏其以權貴請託來者皆力拒絕之抵公去所發漕運四十萬緡不費一錢造朝得知興化軍未及到郡而卒享年五十有四公爲學工文辭有集五卷易集解五卷他所著未成編者尚多初太中通判饒州有江州統軍官王益者坐事下吏更江州鄂州鞠治獄成而家以寃聞由是復命太

中鞠之得寃狀明白益賴以不死而太中以決疑獄進秩除郡未幾捐館舍益之家人懷太中之德無已乃厚載金帛以助葬爲請公固辭不受曰非吾先人之志也益家人泣而去蓋公之清德類此然常畏人知故予亦不得而悉書也公娶李氏馮氏皆早世贈安人今皆從葬徐氏封安人四子二女皆李出康夫迪功郎隆興府武寧縣主簿先公十一年卒案夫從政郎隆興府南昌縣丞寓夫從政

郎臨安府於潛縣尉忒夫未仕女長嫁從事
郎新平江府常熟縣尉劉祖邁次未行二孫
時敏時哲銘曰

以公之才何適不宜晚始專城政弗
克施天嗇其報子孫是貽匪筮匪龜
眎我銘詩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四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五

山陰陸游務觀

墓誌銘

夫人孫氏墓誌銘

夫人孫氏會稽山陰人四世祖沔觀文殿學
士戶部侍郎謚威敏有傳國史曾祖之文朝
議大夫主管杭州洞霄宮累贈正奉大夫祖
延直奉議郎通判盱眙軍贈朝散郎考綜宣
義郎致仕母同郡梁氏夫人幼有淑質故趙

建康明誠之配李氏以文辭名家欲以其學傳夫人時夫人始十餘歲謝不可曰才藻非女子事也宣義竒之乃手書古列女事數十授夫人夫人日夜誦服不廢既笄歸今文林郎寧海軍節度推官蘇君瑑逮事舅姑左右就養唯謹凡組織縫紉烹飪調絮之事非出其手舅姑弗悅舅姑歿夫人執喪哀終喪事家廟如生祭薦豐絜中度疾已革猶修秋祭不知其力之憊推官女兄實朝議大夫直顯

謨閣呂公正已之夫人性堅正善持家法凡家人必責以法度不知者以爲過嚴至夫人能事之則終身怡怡未嘗少忤宗黨間既稱譽夫人之賢又以知呂夫人非難事者也紹熙四年從推官官臨安以其年七月辛巳疾終于官舍夫人平生奉浮圖氏能信踐其言及處生死之際盥濯易衣泰然不亂世外道

人有所不逮亦賢矣享年五十有三五子瀛太學生汭洞濱潞皆卓然自立能世其家蓋

推官與夫人善訓督之力也二女長適修職
郎通州錄事參軍王易簡次尚幼孫男二人
曰暹幼未名字予世家山陰先太尉邊夫人
實與威敏夫人爲女兄弟予與宣義外兄弟
也少時交好甚篤今夫人年逾五十而歿予
乃及銘其隧則予安得不老銘曰

猗與夫人率德不情舅姑宜之曰善
事我移其事姑以奉女公雍雍肅肅
既和且恭相夫以正教子以嚴施干

先後以遜以謙一病不復奄其告終
我作銘詩用詔亡窮

奉直大夫陸公墓誌銘

吳郡陸氏方唐盛時號四十九枝太尉枝最
盛唐末自吳之嘉興東徙錢塘吳越王時又
徙山陰魯墟宋祥符中贈太傅諱軫以進士
起家仕至吏部郎中直昭文館太傅生國
子博士贈太尉諱珪太尉生尚書左丞贈
太師楚國公諱佃太師生中散大人贈少

師諱實少師八子皆以文學政事自奮公諱
洸字子光少師第四子紹興初以蔭補登仕
郎調右迪功郎浦江江縣尉歷筠州司法參軍
徽州司法參軍湖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知
玉山縣江淮等路坑冶司主管文字通判通
州知荆門軍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
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主管建寧府武夷
山冲右觀遂致仕積官至奉直大夫賜紫金
魚袋封陳留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以慶元

元年十月丙寅卒于私第享年七十有二初
少師避建炎之亂益東徙居明州鄞縣之橫
谿猶返葬山陰至公兄弟遂有即葬鄞縣者
故公以三年十二月庚午葬于縣之豐樂鄉
西嶼之厚諸孤請銘于公從弟某某則少公
一歲兒時分梨共棗稍長同入家塾實知公
比他人爲詳公天資穎異數歲能屬文舉進
士連拔兩浙轉運司解又爲江東轉運司解
首然卒不第公不以懟有司治經考古益不

少懈爲吏窮日夜勤其官未嘗事燕遊所至上官委以事公至忘寢食寒暑以趨事赴功在玉山時剗剔蠹弊根原窟穴毫髮必盡正俸外他增給悉棄不取比代去計其數凡六十餘萬故諫官尹穡有別業在縣歲往來邑中尹爲人喜議論仕者多憚之公不爲動尹傾敬公每曰子光清足以肅吏惠足以養民諸邑求其比殆未見也自荆門回奏事殿上所陳合指皆即日施行明日 孝宗皇帝對

輔臣稱公之才丞相王魯公力薦之遂擢江西常平使者到官治便坐於廳事之後治事退足迹不履中國揭所治錢穀出納之最于壁列案皆簿書終日坐卧其間目閱手披罅罅漏嚴期會官屬吏胥奔走承命不暇不旬月事大治一道肅然歲旱公一先事爲備得米百萬斛吏不能一毫爲姦五州之民訖無流 於是特進一官遂除提點刑獄且進用於朝會有臨江軍民習儀卿爲其奴所殺獄

成則謂儀卿弟宣卿實使之宣卿既服復以
寃告凡八移鞠皆然最後特以命公公始得
其情宣卿實無使之之迹奴亦無異辭遠近
稱神明事上刑部刑部以爲疑言諸朝移大
理寺窮治久自卿以下亦不能與公異宣卿
竟不死公既以自請得奉祠而歸矣於是益
知奉法守官之難不復有仕進意甫七十即
上書告老始終進退之際可謂無媿矣公娶
林氏吏部侍郎保之女三男子桂修職郎監

秀州蘆漚鹽場已卒椿迪功郎臨安府臨安
縣主簿棣迪功郎徽州歙縣西尉二女子長
適迪功郎平江府司戶參軍詹騏次女適從
政郎監楚州鹽城縣鹽場耿開孫男焯焯燁
焯燁皆進士孫女適文林郎新監台州支鹽
倉宋安雅餘尚幼銘曰

遭余道兮晚乃逢握使節兮撫困窮
發積勸兮忘歲凶以經決獄兮平
反之功人不我知兮道則通歸築室

兮老于東位列卿兮善始終服三品
兮五等之封植櫟鬱鬱兮起墳崇崇
閱百世兮過者必恭

中丞蔣公墓誌銘

公諱繼周字世修初周公相成王封元子伯
禽於魯是爲魯公別子伯齡封於蔣其後子
孫因以國爲氏至漢有蔣詡十世孫休自樂
安徙義興陽羨縣始爲吳人裔孫伸相唐宣
宗僖宗故蔣氏益大宋興有堂爲仁宗侍

臣之奇執政

徽宗初帶相

孝宗皆不去

陽羨而公之先獨益東徙家處州青田縣曾
祖球贈通奉大夫祖禔父仔宣教郎致仕贈
中散大夫公天資警邁七歲賦牧童詩有奇
思遂精詞賦十四棄其業習戴氏禮期年輒
通貫諸老先生自謂莫及一日先生有欲勉
成之者期以間處曰吾將有以發子公先時
往俟之甚謹先生喜曰子誠可教士當務學
才不足恃也予於書能博觀而得要則善如

其末也當勉之母以才自足蹈吾所悔公再
拜謝自是窮日之力無所不讀人罕見其面
遂舉進士中其科調衢州常山縣主簿試教
官中選歷太平州州學臨安府府學教授改
宣教郎入為太學正會省官添差簽書鎮東
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復入為司農寺主簿召
試館職擢秘書省正字進校書郎秘書郎兼
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遭中散公憂
服除起知舒州陞辟改宗正丞初公在館中

得對所論甚衆其間因論和糴省運 孝宗
皇帝大悅曰公文絕類陸贄省運誠不難行
又曰朕將用卿卿果有趨事赴功之意乎公
逡巡退避久之 上亦默然方是時士大夫
銳於進取者衆得 上一語白謂結主知往
往遂投合以取大官公獨若不敢當 上意
者故至是財得補郡然 上終賢之辟日上
問卿往年論事朕謂似陸贄今七年矣卿尚
龍記否舒州待次幾年公以三年對上曰卿

家貧母老豈得待遠次當除卿行在職事官
公謝曰臣事君猶子事父固願朝夕膝下然
幹蠱於外亦子職也敢有所擇 上益察公
靜退乃大悅即有是命改祕書丞兼國史院
編修官權吏部郎官公還朝逾二年杜門絕
造請諸公貴人以為簡我將假他事出之會
熒惑犯氏公因對言氏者邸也驛傳宜備非
常不淹旬都進奏院果災 上諭輔臣曰蔣
某博學善論事卿知其人否皆對以不詳知

上乃自禁中索班簿閱之將作監關即命除
公已而命下則少監也蓋有密以資淺為言
者上終不快未幾遷將作監遂兼太子侍讀
然所以屬公者顧不在是方試太學諸生未
出院除右正言實淳熙十年九月也十一年
正月同知貢舉有禮記義絕出流輩已見黜
公力主之拔置高等及啓封則吳人衛涇也
已而廷對遂為第一十二年二月兼侍講八
月遷右諫議大夫十三年九月遷御史中丞

公任諫官中執法凡五年知無不言初上受內禪收召四方名士舉集於朝其間議論或過爲激昂貴近不便之於是妄言方秦檜當國時遶於除授一人或兼數職亦未嘗廢事又可省縣官用度於是要官多不補而收召絕稀公首論之曰往者權臣用事專進私黨廣斥異已故朝列多闕至有一人兼數職者今獨何取此朝臣俸祿有限侍從卿監郎中以至百司月計其俸乘除百緡而已假使

省二十員不過月省二千緡是特一二節度使俸耳其省幾何而遺才乏事上下交病且一官治數司而收其稟裴延齡用以欺唐德宗也孰倡此議者請得其人詰之其言蓋指貴臣人服其敢言時著令賊吏必坐舉官既屢施行矣有將億者以賊坐罪而舉官獨置不問公効之曰此非有所避則有所託耳同罪異罰法且由是廢上悅命有司舉行如初詔進士黃光大上書送台州聽讀公極論

其不可且曰臣既樸愚不長於言人之有言又不能開導以廣言路實有愧焉太史奏日中有黑子公言日象君德豈容陰慝乘之大臣之蒙蔽外夷之侵軼後宮之私謁宦者之用事下民之困窮皆其應也願陛下仰觀天文俯察人事以消羣陰之萌會地震公復反覆論奏而加詳焉將行郊禮上春秋寢高或以陟降拜跪爲勞公言今距冬至則踰半年願陛下清心省事養性導和毋強疲

勞毋過燕樂飲酒以和氣不可以無節而飲過度之酒服藥以養生不可以無疾而服伐性之藥自今以往宜若神祇在其上下祖宗臨其左右誠意所加幽明並助將不勞而成禮矣上悉嘉納議者亦翕然以爲得耳目之體有女冠請於皇太子妃以久廢上清宮額徙置其居因爲住持祝妃本命女冠入謝禁輿適有他女冠祝中官本命者同列庭中爭長舊例以住持者爲首事聞

上取文書毀之初不知有舊額也 皇太子
皇恐不敢入朝群臣不知所爲公乃抗言徙
廢額置他寺觀天下皆有之然女冠自不應
入宮今當一切禁絕僧尼道士女冠勿使得
入而已 上悅曰卿此奏善處朕父子間矣
封以付 東宮明日 皇太子入謝 上歡
甚皇太子今 太上皇帝也亦遣人謝曰非
公慮不及此方是時 上以暇日時御佛書
間召其徒入對或自內東門賜肩輿以入故

公因以爲諫自是遂無所召士論歸重都下
喧傳遊奕軍統制官答百姓娠婦至墮胎公
上章彈之詔大理寺鞠治同時又有故內人陸
靚姬者訴其夫恃爲閤門官無故棄逐且據
有其貲公詩窮治其人自計下吏詞且窮乃
遣人妄誅公曰旦暮且除簽書樞密矣公叱
遣之論愈力會考殿試進士此兩人者相與
合力於是大理具獄以爲所答乃軍妻公爲
風聞不實即日統制官者復還故官且賜金

帶而覲姬所訴亦得不治考試畢公方再抗
章詔遷禮部尚書辭不拜出知婺州未幾以
母喪解紹熙元年除喪復還徙寧國府加煥
章閣待制徙太平州比四年易三郡適遇水
旱公力行賑恤之政寢食不置所條上者皆
盡利害之實其大略曰臣夙夜訪求荒政言
者萬端然大指不過廣儲畜一事爾有備則
拙者亦能集事不然雖智何益中外服其論
故奏多見聽其以常平樁管通融賑民蓋得

請乃行又旋已補足且災傷五分許賑糴方
高宗時已屢著之春秋頒矣常平使者願劾
以為罪或曰是為其所親報宿怨公盍自言
於朝公曰吾初不計此人臣奉行寬大詔令
寧過無不及天下豈無公論會使者召用公
卒以口語罷歸卜居嚴州得屋僅庇風雨頽
垣壞甃悠然自適讀書旦暮不輟時從其耆
老而訓其子弟若未嘗貴達者初公任言責
累年排擊不避權豪至士大夫有以誣得謗

傷者輒語同舍曰夷考其人平日恐不至此及廣詢之果不合故一時在朝寒遠孤進之士得以自保而四方賢牧伯皆得究其設施不爲怨仇所搖及公治郡善政爲一路最所遭乃如此人爲公憤悒而公未嘗見之色辭於厚非學問之力疇克至此居嚴逾年稍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俄感疾以通議大夫致仕遂卒實慶元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享年若干娶梁氏故戶部尚書汝嘉之孫封

碩人五男子綸修職郎台州司法參軍緯宣義郎知徽州休寧縣丞繹承奉郎維將仕郎紳承務郎二女子朝散郎通判温州湯宋彥進士梁至其婿也五孫男一孫女皆幼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處州某縣某原以某獲從公遊屬以銘不敢以衰老辭銘曰

孝宗龍興大哉爲君聖意圖回群才駿奔于時語公爾朕自今且巨用欽哉勿違公屹如山却立弗前曰臣

實愚敢先衆賢 帝初不怡久乃太
息是予所求忠厚諒直乃長諫垣乃
丞御史陳謨諤諤國論所倚一去不
復白首外藩晚蹟于讒浩然丘園維
始及終進德彌劭勒銘墓隧萬世是
詔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五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六

墓誌銘

山陰陸游務觀

呂從事夫人方氏墓誌銘

維中國呂氏自五代至 宋歷十二聖常有
顯人忠孝文武克肖先世婚姻多大家名胄
婦姑相傳以德先後相勉以義富貴不驕汰
雖甚貧喪祭猶守其舊養上撫下恩意曲盡
雖寓陋巷環堵之屋鄰里敬化服之猶在京

師故第時於序盛哉從事郎諱大同之夫人
方氏嚴州桐廬人曾大父楷尚書駕部員外
郎大父蒙朝散郎尚書屯田員外郎父元矩
朝散郎知建州建州之歿夫人尚幼事母已
爲宗黨所稱年二十有一來歸生一男一女
而從事不祿夫人能篤禮孝義哀死字孤爲
子求師擇友日夜進其業而教其女以婦事
皆訖于成不幸得年不長四十有九而卒於
淳熙三年祖平猶未仕也及祖平通朝籍以

宗祀恩贈從事通直郎夫人亦追封孺人故
祖平每言輒霑涕曰祖平不天不得以斗升
之祿養吾親視斯世尚何聊惟圖所以慰親
於九原者在墓隧之文乎遂來告某於山陰
澤中曰願有述某亦早失先親與吾子之憾
無異也行年八十每思之殆欲忘生則吾子
之悲哀某實能深知之其敢愛一日之勞不
以成吾子之悲乎初從事葬于信州上饒縣
明遠鄉之德源山以潦水齧墓趾改卜于舊

墓少東二百步實慶元二年十二月庚申而夫人初沒時祖平窶不能以匱拊從事墓乃即婺州武義縣明招山祖墓之旁塋焉自改塋從事諏日奉夫人歸拊而筮未得吉祖平於是爲承議郎知興化軍仙遊縣事女嫁朝請郎添差通判鎮江府曾棐孫男擢年孫女萊孫銘曰

維呂世世有令德繫女父母皆得職夫人熏陶成厥質行則尊矣壽胡嗇

歸匱同穴慰存歿先刻此銘俟卜吉夫人陳氏墓誌銘

紹熙慶元之間予以故史官屏居鏡湖上有東陽進士呂友德自太學來與予遊問學論議文辭皆有源流而衣冠進趨甚偉予固異之訪於東陽人則曰是清潭呂君紹義之子呂君蓋賢有德而其配陳夫人又賢生三子孟則友德仲定夫季友之孟固奇士仲季亦有聲學校場屋間能稱其兄者也自是友德

不閱歲必一過予過必見其進予老病謝客
無貴賤多不能接獨友德來欣然倒屣不知
疾痛之在體也歲戊午十月壬午忽墨其衰
經叩予門哭且言母夫人不幸以八月戊子
歿矣得年六十有五卜用十二月壬申塋于
孝順鄉蟠谷之原以其家君之命徵銘於予
予方病亦不勝悲不敢以病爲解乃按從事
郎陳君黼狀序次爲銘夫人與呂君同邑人
曾大父懿大父嚴父子淵皆鄉長者夫人幼

孤女功不待教而能稍長佐其母經紀家事
如成人大父猶無恙奇之爲擇所歸得呂君
既嫁事舅姑以孝聞女妹適人傾其嫁時橐
裝無少靳積勤儉以裕財隆祭享以盡孝厚
振施以立義呂氏之興夫人之助爲多處事
明果雖呂君有不能回者諸子獻疑亦堅守
初意不爲變曰後當如是及事定一如夫人
言人人歎服其後呂氏家益康大第千礎堂
寢尤宏麗而夫人願自挹損齊居玩道即東

偏汎掃一室蕭然如老釋之廬或終日不出
闔如是歷十餘年呂君與諸子婁勸其歸堂
中皆不可然絲枲鍼縷之事至老猶自力暇
日勉諸子以學授諸婦以家事諄諄不惰雖
古賢婦殆無以加不幸一日不疾而卧醫藥
至皆却之曰吾固無疾也已而遂不復語諸
子方就試馳歸省疾領之而已神宇泰定超
然就蛻及有司以友德名上禮部報至夫人
不及見矣可哀也已夫人三女嫁吳一妻徐

僑徐鼎皆良士孫男四人銘曰

山盤水紆龜食簪從吉日壬申宅是
幽宮表表三子奮絲書詩維夫人之
賢有以基之

承議張君墓誌銘

君諱鎮字深父年三十有八慶元三年十一
月壬辰病卒以四年九月庚申孤某塋君于
臨安府西湖佛首山之原因其伯父寺丞功
父鑑以君之友太學內舍生陳公道原狀請

銘予與功父交二十年信重其言而陳君所
叙文亦甚美可考據遂與爲銘君家秦之三
陽曾大父安民靖難功臣太師靖江寧武靜
海軍節度使清河郡王追封循王謚忠烈配
饗 高宗皇帝廟庭大父諱子厚左武大夫
康州刺史帶御器械贈少傅考諱宗元通議
大夫敷文閣待制贈少師君幼而穎異強記
好學少師遇郊祀恩任爲承事郎稍長主管
建昌軍仙都觀遭少師憂未除而母夫人繼

卒君執喪累年毀瘠幾不可識族人以不勝
喪爲憂共諭勉之始稍自抑然終喪猶羸甚
歷兩浙轉運司明州造船場簽書安豐軍判
官廳公事江淮荆淞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
坑冶鑄錢司檢踏官監總領淮西江東軍馬
錢糧所太平惠民局積官承議郎君之爲船
塲人或唁其非勲閥所宜處君謝之曰景迂
晁以道先生所嘗爲也吾處之懼弗稱敢薄
之耶訖代去不以卑冗怠其事自守以下皆

歎譽之晚官藥局尤號間冷顧無所施其才
又素簡儉遠聲色獨以書自娛時屬文辭見
志然未嘗妄出以示人所居帷屏壁門皆有
銘以自警戒其又尤高沒後始或見之皆驚
其才服其識以為使未死得享中壽其所至
詎可量哉孰謂不幸年止於此君嘗以進士
試禮部見黜不以懟有司亦遂不復踐場屋
諸公貴人多知之然仕常從銓與寒士並進
至終其身其靜退乃天性娶楊氏太師和王

存中之孫繼室以潘氏少保安慶軍節度使
邵之孫皆封孺人子男一人渥將仕郎有賢
稱女一人與孫伯東皆幼銘曰

君家勲德奕世傳圖像麟閣侍甘泉
佳哉公子何翩翩才當用世不求年
有美樂石可磨鐫百世之下知此賢

朝奉大夫石公墓誌銘

公諱繼曾字興宗周武王之弟康叔封於衛
五世生靖伯邑于石是為石氏之始祖而會

稽新昌之石實自青之樂陵南徙距公二十
三世其詳見於世譜左朝議大夫累贈正奉
大夫諱端中朝散大夫大理正出爲福建路
參議諱邦哲迪功郎温州平陽縣主簿累贈
朝奉大夫諱祖仁公之三代也公幼穎異入
家塾日誦千言過目不再寺正築堂名博古
藏書二萬卷每撫公歎曰吾是書以遺尔無
恨矣客至侍左右進退應對唯謹客悚然不
敢童子視之曰石氏興未艾也朝議捐館舍

時公尚未生遺言吾致仕得任子恩當以予
適曾孫公既生補明州文學調黃州黃陂縣
尉以便養親監潭州南嶽廟歷臨安縣新城
縣主簿楚州司理參軍監行在編估打套局
門監建康府戶部贍軍西酒庫知饒州德興
縣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提轄行在文思院
未及造朝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八自迪
功郎十遷至朝奉大夫公事親孝執喪如禮
毀瘠幾不可識除喪久之乃復居官守家法

以廉自勵俸入可以受可以無受必辭餽饌
可以取可以無取必却徇公而忘私約已而
裕物捐利而篤義爲主簿新城時謹簿書捉
吏姦以善其職聞移於潛丞邑民謹於境上
曰柰何奪我主簿久乃涕泣辭去在楚州治
獄尤詳明屬縣尉一日獲盜十輩意且得醢
賞同僚爲言君雖恕然不可縱盜公正色對
曰盜誠不可縱罪亦不可入囚辭亦不可不
盡同僚退相顧曰尉賞不諧矣然憚其正不

敢復言獄成真盜財伍人餘破械遣去部使
者趙公思尤賢公一路有疑獄滯訟輒以委
公公治之無遺察雖受罰者皆稱其平德興
壯縣俗喜負氣健鬪而終訟公始下車歎曰
是不可以柱後惠文治也於是爲政一本於
教化有兄弟宗族爭訟者輒對之泣下多感
愧而去俗爲一變繕治學宮聚經史豐饌羞
尊延耆老而賓友其秀民又創小學以誘進
其童子誦書之聲聞於行路會科詔下德興

與薦送者二十有三人比他邑爲取盛縣之
遠郊貧民憚多子或不能全公舉行胎養之
令置保伍以察之甚悉而盜攘因不得輒發
其政大抵類此郡以上聞勢孤無爲援者不
報還朝從吏部得兩浙漕司屬官公澹然無
滯留色浙江西陵渡舊設官護舟楫歲久不
復擇人其弊叢出歲有覆溺公建言請各命
文臣一員察其懃惰以爲陞黜且渡舟一置
備舟二以翼之雖有惡風怒濤可無大害江

之津官舊爲築舍數十區爲待渡之所後輒
廢往來有暴衣露蓋之患公亦請以官廢屋
復之事有施行者皆至今爲利而議者惜其
不盡用也公雖以任子入仕然志在繼世科
嘗貢禮部不合有司退而力學著書比卒遺
藁可次第者數十卷多可行世娶郭氏封安
人先公一歲卒丈夫子三曰正大正誼正權
皆舉進士而正大亦嘗至禮部女子子九已
嫁者五鄉貢進士郭溪修職郎新邵武軍司

戶參軍趙善駉從政郎新隆興府府學教授
王益之國學進士孫之淵國學進士劉敏文
其壻也諸孤將以卒之明年慶元六年正月
丙午塋于山陰縣謝墅之原以安人祔前塋
來請銘銘曰

噫大夫秀而文學自強仕有聞秩中
郎返蒿君我作銘貴其墳後百世仰
遺芬

方伯暮墓誌銘

伯暮甫姓方氏名士繇一名伯休莆陽人曾
大父會事徽宗皇帝出入榮顯顯謨閣待
制贈少師大父昭左朝請大夫嘗入尚書省
爲駕部郎中父豐之右迪功郎監建州豐國
監中書舍人呂公居仁著作郎何公晉之皆
屈年輩與之遊紹興間有名士方德亨者是
也予嘗序其文今行於世伯暮甫所自出曰
兵部尚書呂公安老尚書以臨大節不撓死
淮西之難載在國史伯暮甫遭父憂時財十

二歲從太夫人依外家居邵武軍執喪已能
無違禮而事太夫人及庶祖母以孝謹稱入
小學與它童子從師授經既退意不滿爲朋
儕剖析義理師聞之悚然自失既冠遊鄉校
試婁在高等聞侍講朱公元晦倡道學於建
安徃從之朱公之徒數百千人伯謦甫年尚
少而學甚敏不數年稱高第因從家從之於
崇安五夫籍谿之上所居熏陶器質涵養德
業磨礪浸漬於至以廣大高明者蓋朱公作

成之妙而伯謦甫有以受之也伯謦甫既見
朱公即厭科舉之習久之遂自廢不爲進士
專以傳道爲後學師六經皆通尤長於易亦
頗好老子嘗歎曰老子之言蓋有所激者生
於衰周不得不然世或黜之以爲申韓慘刻
原於道德亦過矣又曰釋氏固夷也至於立
志堅決吾亦有取焉其博學兼取不以百家
之駁揜所長如此亦足見其資之寬裕忠厚
與世俗異也伯謦甫晚得脾弱之疾春夏之

交輒作不能食者彌月乃已慶元五年夏病
如常歲至五月庚申忽命家人爲之總髮既
畢取鏡自照正冠危坐而歿得年五十有二
娶黃氏曹氏男女各三男曰丕曰立曰平女
嫁張峯劉學稼幼未行明年卜塋于武夷山
石門寺之原六月丕書來請銘其辭指甚哀
予雖老病昏眊亦重違孝子之意且伯暮甫
之賢固願有所述遂不敢辭初德亨之文豪
邁警絕人莫能追及而伯暮甫之作則閑澹

簡遠有一倡三歎之音世莫能優劣之也工
於書自篆籀分隸行草諸體皆極其妙又能
講其時世之變與園方腴瘠之法聽之終日
忘倦遺藁數百篇與它著書甚衆丕等方輯
之未成好方技治疾有奇驗能逆決生死著
傷寒括要亦未成嘗謂予曰士貧惟賣藥可
為然子孫繼爲之有怠且欺則不免害人不
若不爲之愈也大抵伯暮甫多才藝所能輒
過人其思慮精詣又若此然在伯暮甫皆不

足言故不詳著銘曰

方氏三徙而不出閩君從朱公始爲
建人武夷山麓鬱有封樹車過必式
曰是爲伯暮甫之墓

留夫人墓誌銘

慶元六年十月余之友信安徐賡赴告其母
夫人之喪于山陰澤中曰賡不天早失先人
先人無他子賡與母氏相恃爲命稍長娶婦
諱賡出游獲從一時知名士學問母氏與婦

韓治家事以待賡歸賡雖游不敢甚遠母氏
壽而康間有小疾則馳歸省到家徃徃已愈
母氏見賡所與諸公論議辨質文章則大喜
曰使汝嘗在吾傍詎有是哉今年六月賡客
都下得報母氏有疾賡即日歸行二日而遭
大變至家已無及矣俯仰天地豈能生存大
事未終不敢致毀惟是幽隧之銘敢請于執
事賡忍死以須執事忍却乎按狀夫人姓留
氏常山之馬廷人曾大父唐大父永父師古

世爲儒夫人適西安人徐君諱國潤徐君一鄉善士其卒也故尚書謝公諤狀其行而內相洪公邁誌其塋不知徐君者以二公許與可信其賢夫人資端重色莊言厲然遇慢已者輒退自省曰吾其有以致之舅姑御家嚴夫人左右無違嫁女妹凡已嫁時服飾粧澤無所惜與先後處自始逮終歡如一日凡徐君行事見稱於族黨閭里者多夫人相之而賡之學識卓然聞於世者抑又夫人教誨之

力也是可以得銘矣夫人享年七十生丈夫子一賡也女子子三知武當縣劉鎰新知樂安縣劉璿前監太平縣稅韓朴其甥也孫男曰魯孫女長適進士翁時敏餘二尚處卒之歲某月某日葬于清平鄉官樣山附徐君之墓銘曰

三代益遠世廢女史豈無淑人曾莫之紀埋玉于泉孰知貞堅我文尚傳夫人與焉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六

墓誌

朝議大夫張公墓誌銘

於厚士有才足以任重責成謀足以折衝經
遠而不見知於人不獲用於時者世固有矣
人猶未以為憾也至於知之而不盡用之而
不極利安元元之功卒不克見則後世讀其
事至於悲傷歎息有不能自己者某自壯歲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七

山陰陸游務觀

客遊四方獲識其豪傑如朝議大夫張公其
殆是已公諱郊字知彥和州烏江人曾大父
諱延慶大父諱補蓄德深厚然皆不仕父諱
幾才尤高以子貴贈金紫光祿大夫公少用
兄待制邵出使恩授右迪功郎調開化尉兼
主簿歷平江府西比較務監南嶽廟平江府
錄事參軍全椒令復監南嶽廟監行在激賞
酒庫所糯米場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建康府
主管台州崇道觀主管淮西轉般倉監登聞

檢院太府寺丞知真州鄂州提舉江南東路
常平茶鹽公事復主管崇道觀建寧府武夷
山冲佑觀積九遷至朝奉大夫遂請老以子
遇郊祀恩積四封至朝議大夫公爲人魁磊
不凡學問識其大者臨事前見逆決若燭照
龜卜無秋毫疑滯他人極思慮不能可否者
公一言處之常有餘裕初爲編修官公府吏
素容養習爲姦利無所畏忌視掾屬無如也
公因事時白發其甚不可者群吏縮栗至相

語以公白事爲憂未幾坐臺評免歸孝宗皇帝受內禪虜猶窺江淮上慨然思却虜復中原廟堂共謀拔擢人材分任兩淮事築城浚隍什伍民兵漕上江之粟以儲兵食乃自散地起公主管淮西轉般倉然初議乃欲槩付以淮西邊事不獨治倉庾也會更用大臣所議不果行乃以公監鹽院丞太府無深知公者求試外出守儀真得對言臣疎賤歷州縣頗熟民間事今蒙恩使治郡不敢不力惟

淮南新被虜禍民散徙未還臣當體聖意安輯撫摩察其蠹弊一皆上聞惟陛下省察如臣不任職固不敢逃罪前守負琦獻羨緡八萬皆文具實不有一金公到郡悉以實聞訖得免輸餉詔兩淮郡守及部使者各上用錢券利害公力言券用於四蜀全盛之地故能流轉然猶有弊今兩淮凋瘵如此諸郡賴以給用度者不過酒稅新爲戰場無復土產可以貿易獨賴錢幣而已若用券商賈且不

行何以爲郡時議者多妄揣時事謀開邊隙
公密奏虜盟固不足恃然其主孱懦懲故酋
敗盟之失方幸無事其任事之臣又皆齷齪
日事琴奕無遠略可知我若惑浮言遽動不
惟力有未給又激彼使生事朝廷且旰食矣
上頗采用其說公因言真爲楊楚之衝當城
此郡以固人心度費緡錢十萬米三千斛而
郡有上供與經制羨數可得大半止乞給降
三萬緡發傍近屯兵二千人臣身自督役不

再閱月可成既得請果以四十有四日告畢
樓櫓屹立而民不與知 上聞益知公可用
代歸入對所陳又合 上指乃有武昌之命
入辭 上慰諭曰卿真州之政不苟鄂上游
重地是以委卿卿便宜體此意到郡有事第
奏來御前當遣金字牌報卿公感奮益盡力
鄂爲江湖間一都會總領轉運及都統制三
司鼎立異時多縱肆雖幙府僚屬皆下視郡
守公素剛介難犯人固已震畏其名及視事

衣冠視瞻甚偉號令設施皆當人心由是莫不敬憚而軍中猶倔强自如縱群卒入市視民及郡兵有長身中度程者輒毆以往公捕至郡庭呼吏作奏軍吏羅拜請後不敢自是訖公去無敢犯都統入朝有營卒夜挾刃貸於富室脅使不敢言公廉得之馳入提舉軍事張平家平素以兄事公呼家人置酒公曰我來正欲飲但當得劫富民者行軍法乃快飲尔平惶恐立捕治如公言妖人吳興居屬

邑有詔名捕公求得善捕盜者唐青厚資給之且授以方略遣行而方士皇甫坦挾禁輿勢為私請公弗聽俄獲輿以獻及公還朝上首問獲輿之狀公謝曰妖人在郡境不即置法至煩詔命臣乃有辜然唐青實盡力賞未償勞敢昧死以為請蜀士以喪歸遇名盜破舟殺人又欲斲其棺公厚賞捕之竟伏法由是江路清夷有誤觸舟者舵師大言曰今張公在此汝尚敢爾耶歲大疫公為之營鑿

藥以全否爲鑒殿最餓給之食死予之轉民
家一牛死貸錢三万以買犢治聲聞于行在
及使江東公言部中早饒南康尤甚濟之當
如救焚拯溺今當奏事往返且兩月請先馳
至部議所以賑卹者又條上其事甚悉上
皆從其請事略定乃入對且以聞上惻然
曰何以使吾民得食至麥熟耶公又具以計
畫對上勞勉遣行會詔諸路諸郡陳事之
不便於民者公因言歲饑民流去年渡江而

北者殆數百萬至淮南亦無所得食死者相
枕藉今僅中熟而郡縣不度民力督常賦及
私負甚厲加之造寨屋教民兵行和糴刼馬
棚鑄錢幣未見其利已不勝其擾願發德音
一切罷之此數事有主之者施行方力而公
盡言乃如此武臣提點刑獄怙權侵官公略
不爲屈職業所及必力爭得直乃已至甚不
可者又以互察法劾上之其人懼乃與池州
守相附結排公賴上素知公譖不得行歲

蒲請奉祠而歸初待制治命以遺恩官諸姪仲兄祕閣公祁辭不取以予公之子初不告也公聞亦固辭而乞官孤姪孝嚴寓家蕭山收養孤嫠與同甘苦視所居之鄉如其宗黨進善人誨責其有過者俗爲一變門當吳越大道有病于旅死于行公以私財療治歛瘞之無遺力歲惡飢民爭歸公公爲設食不可數計然用度初不給足食或不肉也間無事時出門徜徉扶一童立里巷老稚遙見稽首

祝之曰願吾父壽百千歲爲窮民歸淳熙十六年八月七日晨闢戶有方外士二人來謁公接之如平時將食曰吾今日病不能同汝食家人請命鹽公不許且麾使去家人行數步回視之奄然逝矣享年八十有七娶余氏進士蒂之女封恭人贈碩人先公三年卒諸孤以公捐館之明年十月二十有八日奉公之喪與碩人合塋于慶元府鄞縣桃源鄉西山之原子六人孝伯朝請大夫權禮部尚書

兼侍講兼實錄院同修撰孝仲承議郎京西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孝叔孝李未官而卒孝穉從事郎監嚴州神泉監孝聞從事郎新差管押紹興府石堰慶元府鳴鶴鹽場袋鹽女四人修職郎高得中進士王孝友其壻也其二早卒孫六人守之宜之約之及之即之能之孫女十有五人初公兄弟皆負異材惟待制稍顯榮然皆不得盡行其志祕閣之子中書舍人孝祥以進士第一起家出入朝廷

二十年文學議論政事隱然號中興名臣亦未四十而卒公晚遇主又壽最高亦竟不用識者謂天嗇其報將大興張氏後而公之陰德在人其後亦當大今尚書公忠孝文武方極柄用公既以通議大夫告第矣追榮且繼下然後知識者之言爲驗某生晚不及拜待制之門若祕閣及中書則辱知厚甚晚始識公於武昌公又特期之遠不惟以祕閣中書故也時方葺南樓公朝夕召與燕飲慨然語

曰吾南樓天下壯觀要得如子者落之子之
來造物以厚我也謝不敢當今尚書之客皆
一時賢傑其巨筆鴻藻皆足以慰公於九泉
而尚書獨以誌墓屬某豈猶以公遺意耶用
是不敢辭銘曰

世患無才才大輒棄萬里之塗方駕而
稅若時張公表表國器入掾樞庭謗讒
亟至兩城一節所至大治抱負萬億出
微一二猶或忌之竟以讒蹟言歸江濱

風雨財蔽聃然耄期化被閭里天其知
我報在孚子教忠之榮四品告第尚有
寵褒震耀一世爰勒斯銘式賁幽隧

王李嘉墓誌銘

予自尚書郎罷歸屏居鏡湖上郡牧部使者多
不識面至縣大夫以耕釣所寄尤避形迹弗
敢與通惟兩人曰山陰張君橐會稽王君時
會相從驩然如故交張君端亮英達不幸卒
於官王君尤淵粹有守官滿造朝來別予悵

然語之曰贈行當以言願足下自愛母以用
舍媿初心敗晚節君曰是我志也及見除書
從天官銓調湖南轉運司主管文字以去方
是時大臣多知君賢近臣或奏疏薦君而揚
歷久且嘗爲邑以最聞近比當得美官君一
不顧方上書論進退人才當考實不宜以近
似斥善士已而迂道來過予喜津津見眉宇
曰某於是粗能不負公所期矣予作而荅曰
僕不失言足下不失已皆可賀也及卒予聞

訃嘆驚爲 朝廷惜此一士亦竊喜君仕雖
躋而志達也會其子前葬來求銘因叙而銘
之君字李嘉慶元府奉化縣人曾大父起大
父元發皆布衣考中立以君有列於朝再贈
至宣教郎君自少時事親孝事兄悌處鄉里
學校從師擇友甚嚴言語舉動忠敬有法與
兄時叙同登乾道五年進士第仕自台州司
戶參軍歷袁州州學教授監行在左藏西庫
知紹興府會稽縣最後終於長沙自迪功郎

七遷至朝散郎賜緋魚袋初魏惠憲王判明
州累年君移書丞相史魏公言 國家早建
儲宮以定天下之本而魏王偃藩在外天下
皆以爲當然者父子異宮天下爲家東藩之
守猶異宮也然父子兄弟之情終若有間雖
曲加恩禮豈若用故事使得日奉朝謁外庭
濟濟示天下以公內庭熙熙從家人之樂哉
史公讀之太息稱善會魏王薨言不果行觀
君此書使得居中任用其補國家化天下必

有大過人者矣有識之士恨君之不遇也會
稽歲霖潦郡方督已蠲之賦甚急君持不可
守不聽乃袖告身易服立庭中力爭守爲之
奪氣民賴以紓遂修社倉之政因立保伍以
察不孝不悌惰遊不逞者風俗一變會營奉
永阜陵吏按舊比抱文檄如山環案立君徐
視去十之七餘不可已者召民面給錢粟與
爲期會於是民不知役而事悉集君所至設
施多可稱述論事亦多識大體予所書特其

章章可備史官之求者若廉於貨財簡於自
奉不納妄覬不受羨俸此在君爲不足言故
皆略之君銳意經學有易詩書論語訓傳鄉
飲酒辨疑凡數十百卷文辭簡古尤喜爲詩
與范文穆公及尤延之楊廷秀倡酬諸公皆
推之有泰菴存稟三十卷病已亟猶強起拱
手端坐無惰容顧家人曰吾學易晝夜之理
甚明遂卒享年六十有四慶元六年正月丙
申也娶楊氏封安人淑柔孝恭晚益好靜安

於死生有學士大夫所難者先君一歲卒男
女各五男宗廣以君遺恩入官宗大太學生
宗朴早卒宗野宗愚女長嫁進士楊琪迪功
郎沈黯進士杜思問進士孫之穎幼尚處孫
男五人與點與回與賜與文與求孫女七人
皆尚處諸孤將以十二月甲午奉君及安人
之柩合葬于某地之原銘曰

君才雋偉天所授早篤于學晚益富年
過六十是亦壽道悠運促志弗究子孫

森然敏而秀如芝在庭驥在厩築丘植
櫟日高茂盛德表表宜有後

石君墓誌銘

會稽之姓石爲大君諱允德字迪之會稽剡
人梁開平中分剡爲新昌君之籍在焉爲新
昌人五世祖開府儀同三司待旦以學行爲
范文正公所禮子孫又多賢爲聞人而石氏
益爲名家君曾祖景恭祖端怡父圖南獨皆
不列仕籍然邑人皆推以爲賢長者至君繼

以好學謹行事後母至孝舉鄉進士亦每在
選中然卒不遇以死吾嘗觀一邦一邑之士
其犯法觸禁流離困踣者非必皆其身不善
也問其先往往喪節而貴者也否則不義而
富者也否則養交黨事頰舌飾詐售僞以取
名譽者也其仕而達處而給足且有才子令
孫者非必皆其身之賢也問其先往往正直
而不遇者也否則廉讓而貧者也否則篤學
守道而不爲人知者也若君之家世庶幾於

江陰文集卷之三
正直廉讓篤學守道者歟君又能繼之而滋
不遇初君先世寡兄弟至君亦子立而君乃
生四子皆不墜詩書之業天之報將有在矣
君薄於自奉厚於賓友所居財散風雨而作
東園有大堂方池爲宴客之地客至把酒賦
詩奕棋投壺或終日廼休平居尤樂施惠嘗
葬不舉之喪遺失時之女晚與族人吏部公
畫問議同作義莊以給族之貧者會吏部下
世君乃與其子提刑宗昭將終爲之而君又

歿提刑亦歿善之鮮克舉如此於虜悲夫君
歿以慶元六年四月癸丑享年四十九娶許
氏朝散郎知辰州從龍之女子孝本孝施孝
聞孝積皆進士女孟嫁太平州司戶參軍趙
時儒仲季未行諸子將以嘉泰元年十二月
甲申塋君於仙桂鄉大姥山之原實祔大墓
來請銘銘曰

維石畜德世克嗣至君宜顯廼復蹟報
不在身在後裔天之昭昭其可恃

夫人陸氏墓誌銘

夫人陸氏吳興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皆爲薦紳士大夫父某有學行爲進士母劉氏同郡戶部侍郎劉公岑之女劉公蓋與進士君遊甚久夫人幼有美質懿行既笄嫁金谿人故通直郎黃君齊黃君仕至靖州軍事判官以歿夫人持家教子有法度廟享賓燕合禮嫁娶不苟里中多稱之遇疾雖篤不亂起坐盥櫛正衣冠乃歿其歿以慶元六年十一月己

未享年六十七上距黃君捐館舍三十六年初塋以嘉泰二年十月壬午實祔黃君之墓夫人三男子曰甲曰庚曰丙一女嫁陸緝四孫自勉自得自立自防一孫女子與夫人皆吳人夫人之先徙吳興而予家徙山陰其實一族也而緝又予從子故其孤以朝奉郎通判江州黃君榮之狀來請銘銘曰

生苕溪嫁汝水夫善士又有子家方興
孫嶷嶷葬得銘永弗毀

程君墓誌銘

君諱宏濟字志仁兵部尚書諱瑀之子尚書鄉里世次家有譜墓有碑國史有傳君生於宣和六年客有得古劍於武夷山中以獻尚書已而君生遂以劍命之幼讀書記誦博敏號奇童十二能爲詩有老成氣紹興初尚書以給事中勸講邇英殿敷繹古義開廣上聽以濟中興之業者甚衆君槩聞其說輒嘆息不已一夕夢道君皇帝大駕南還且以

告尚書尚書悲慨爲賦詩他日以示中書舍人傳公崧卿傳公抱負大節常思捐肝腦死國家與尚書尤厚讀詩感歎曰忠義出天資非勉疆可至吾輩老矣使後生皆如此兒寤寐不忘國事尚何慮讎耻之不雪哉十年以宗祀恩授右承務郎久之不調官或勸之仕皆不從秦丞相檜亦嘗以問尚書君尤不謂可凡再爲監南嶽廟法不許復請乃命以江南西路安撫司屬官尚書壽終君哀慕過人

除喪監通州金沙鹽場秦丞相用事久數起
羅織獄士大夫株連被禍者袂相屬也廉得
尚書所著論語說摘近似語以爲訕禍且叵
測母夫人憂懼不知所爲君侍左右無俄頃
捨去且慰解言先人遠事三朝上所眷禮
必且蒙矜宥願母戚戚母夫人賴以少安君
雖竟坐罷官然母子居家如平日同時得罪
莫得與比蓋高宗皇帝終保全之如君所
料久之起家爲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

時李莊簡公光自海南歸舟下瀟湘而病君
曰吾先友也且兒時蒙公知得一見死不恨
亟謁告往迂蕪程抵江州則李公至蘄州薨
矣君弔祭盡哀歷江南西路提舉常平司幹
辦公事遭內艱除喪監建康府榷貨務乾道
元年六月丙戌以疾卒年財四十有二官止
通直郎明年五月庚申葬于番陽縣鑒山之
原夫人臨川黃氏吏部郎李岑之女六男子
有功宣教郎故通判秀州有孚朝散郎戶部

犒賞酒庫所主管文字有元進士有徽太學
內舍生充國子監小學教諭當赴殿試正奏
名有初有大皆進士二女子長適進士鮑庭
揆次適黃州黃岡縣尉臧誨一孫蒞始予自
蜀召歸出爲江南西路常平使者進士程君
有章字文若以五字詩爲贄卓然有元和遺
風予刮目視之自是二十餘年間數相見及
見於臨安程君已入太學更名有徽字晦之
才名動一時即君第四子也來屬予銘君墓

不獲以衰病辭銘曰

古士奚學惟忠暨孝君雖不試志弼名
教中蹈嶮艱凜不回撓咨爾後人是則
是劬

第 35400 号

平成 3. 11. 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1

図書館

9

河内文集卷之三

卷之五

江表集卷之五

三

卷之五
S1113 五
學味室
大鼓圖
鼓書圖

薄

